

从《西游记》的妖魔描写略论其叙事成就

尹晓叶

(兰州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西游记》之所以被列入四大奇书的行列,与其浓墨重彩下的诸多妖魔形象是分不开的,这些异彩纷呈的妖魔既体现了《西游记》丰富的艺术想象,也展示出作者非凡的叙事能力。本文从作品本身出发,对其进行中国叙事学视野下的解析,将其叙事技巧总结为:同而不同,重复中反重复;添丝补锦,移针匀绣;故事中的故事这三个方面,以期更为深入地认识到全书巨大魅力下的艺术支撑和作者匠心独运的大手笔所在。

【关键词】妖魔;叙事成就

作为一部家喻户晓的名著,《西游记》的研究可谓历史悠久,几乎是与其存在的时间相等,因此,在文献和作者的考证、文本探源、文化思考、理论批评及艺术研究等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厚的积淀,其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也是卷帙浩繁,蔚为大观。

《西游记》中作者不惜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系列形象鲜明、独具特色的妖魔形象。其中的妖魔之多,可谓层出不穷,鲁迅曾据此而将其定义为“神魔小说”。这么多的妖魔,在形象塑造上难免形成一定的程式化叙事模式,有人曾借用俄罗斯结构主义普罗普的“功能”这一术语来分析《西游记》中的取经故事,从而将其不变的深层结构概括为:初始情况→考验出现→经受住考验→回到初始情况——是一个由平衡被打破到平衡恢复的过程,这种分析诚然是客观的,然而一部文学巨著,如果单纯地停留在这种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肢解的层面上,必然会使其精华折损大半。一部《西游记》,几乎是妖魔形象的展示长廊,程式化的叙事框架下陈列出姿态各异、个性鲜明的诸妖,这无疑是由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只是千百年来,我们绝大多数都仅仅将其视为“证道书”或“游戏之作”,也有些认识到其现实主义成分的,则多是从社会文化的背景与思潮出发来对其进行解读,对作品之成为作品的本位考察仍有所欠缺。以下拟从作品本身出发,对其进行中国叙事学视野下的解析,以期能够管窥到些许别样的价值。

一、同而不同,重复中反重复

中国叙事学讲究犯与避的辩证法:“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惟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毛宗岗《读三国志法》)

全取经过过程中形象、行动完整的妖魔就有二十五个(组),但都写的各有特色,互不雷同,比如同是从天上下凡的人,黄袍怪乃是奎星欲与侍香女私通而追随其下界的;金角、银角大王是观音菩萨问太上老君借来“送”在下界托化而成的;而黄眉大王则是趁佛祖外出私自下凡,为非作歹者。再如:同是因为深谙唐僧“乃金蝉长老临凡,十世修行的好人,一点元阳未泄,有人吃他肉,延寿长生”而以吃其为目的者,白骨精自知功力尚浅,远非孙悟空的对手,故施变化而智斗,几乎得

逞而终败,但挑拨唐僧师徒关系成功,致使孙悟空被驱逐;金角、银角大王因是遵菩萨指示而为妖者,故积极性最强,主动绘成唐僧师徒图像,按图索骥,四下寻找,后虽见孙悟空身手不凡而有所怯懦,但仍智压孙悟空于山下,擒了唐僧;红孩儿“朝朝在山间等候”唐僧的到来,未交手已见孙悟空警觉性甚高,硬碰不利于己,便幻化为遇难儿童,并巧编故事,以迷惑、接近唐僧,再趁孙悟空与之暗暗争斗间解尸出了元神,摄走唐僧;黑水河的鼉龙只化作艄公便不费吹灰之力就从孙悟空眼皮底下把唐僧捉到水中洞府,事后孙悟空补了句“我才见那个棹船的有些不正气”,看来孙悟空是深知唐僧“步步该灾”,非自己逞才使气可挽回,便故意松懈了一下,让这个鼉龙轻易得手;通天河的金鱼精想吃唐僧肉却无计可施,得一嫫婆献计,方才恍然大悟,兴风作雪,冰封河面,骗得唐僧从冰上过河,趁其走至河中央,迸开冰冻擒之;狮驼山的三个魔王,老妖狮王、二妖象王分别败在外孙悟空手下后,三王大鹏将计就计,谎称要送唐僧师徒过山,调虎离山,于前方狮驼国布下机关,一举擒之;隐雾山的艾叶花皮豹子精连猪八戒都胜不过,吃唐僧肉对他来说简直难于上青天,然得一小妖献计,遂使“分瓣梅花计”,将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分别从唐僧身边调开,捉唐僧便如同探囊取物了。由此可见作者凡求避的手法是招招新颖,各有神韵与兴味。

这样,写妖魔在路上为阻碍、唐僧师徒遇难脱难是屡犯之,看似重复,却于具体妖魔的描写叙事中屡以求避,从而使得并列式的结构显得曲折摇曳、变化多姿。

二、“添丝补锦,移针匀绣”(毛宗岗《读三国志法》)

毛氏释之为:“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阙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沓拖,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无遗漏,而又使后事增渲染……前能留步以应后,后能回照以应前,令人读之,真一篇如一句。”集中体现这一叙事技巧的当是关于火焰山的来源一节,唐僧师徒路阻火焰山,孙悟空费尽心机只借得假芭蕉扇时,土地现身,孙悟空追问火焰山来历:

行者道:“这山是牛魔王放的火,假名火焰

山？”土地道：“不是，不是。大圣若肯赦小神之罪，方敢直言。”行者道：“你有何罪？直说无妨。”土地道：“这火是大圣放的。”行者怒道：“我在那里，你这等乱谈，我可是放火之辈？”土地道：“是你也认不得我了。此间原无这座山，因大圣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被显圣擒了，压赴老君，将大圣安于八卦炉内锻炼之后开鼎，被你蹬倒丹炉，落了几个砖来，内有余火，到此处化为火焰山。我本是兜率宫守炉道人。当被老君怪我失守，降下此间，就做了火焰山土地爷。”

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被擒投入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七七四十九日火候俱全，开炉取丹时，孙悟空“将身一纵，跳出丹炉。呼喇一声，蹬倒八卦炉，往外就走。”但并没有接着叙述这一“蹬”在人间所造成的后果，因为若在此处详写形成火焰山、守炉道人被贬下为土地，则会节外生枝，影响孙悟空大闹天宫过程叙述的流畅性，故把缘由放在五十回后给予交待，构成了火焰山本在孙悟空大闹天宫之时产生、却于取经途中叙之的“移针匀绣”。《西游记》第六十回朱均眉批云：“千里来龙，万丈落脉，真有丹山落凤之妙，”“又应了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和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技巧。关于这一点，凡例更是不胜枚举，如二十一回孙悟空请灵吉菩萨助降黄风怪，菩萨在追述妖怪历史时说：“如来赐我一颗定风丹，一柄飞龙宝杖。”而捉拿妖怪时只将飞龙宝杖丢下来便使其现出本相，定风丹并未派上用场，直到五十九回孙悟空被铁扇公主一扇扇到小须弥山再遇到灵吉时，这定风丹方才隆重登场，助了孙悟空一臂之力。

再如四十九回，通天河的水鼋主动要求驮唐僧师徒过河，上岸后央求唐僧到了西天向佛祖询问它几时得脱本壳，可得人身，唐僧满口应允，然后此端暂且按下不题，待他们取得真经由金刚护送驾云东归时，在途中因观音发觉尚少一难而将其骤坠地上，恰好落在通天河西岸，老鼋再次出现，要求渡僧过河，行于河中时问及当年所央之事，得知未果，便将诸僧丢在河中，从而成就了取经人的第八十一难。由此可见，这最后一难早在五十回之前就埋下伏种，待时而发。

三、故事中的故事

《西游记》中的每个妖魔都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故事，从现代叙事要素来看，它们具备时间、地点、人物、故事情节，是相对独立完整的。而在一个个故事当中又有着许多相关的完整的小故事，从而形成故事中的故事的复调叙事模式。如在乌鸡国为妖的文殊菩萨的坐骑青毛狮子被主人收伏后，文殊解说乌鸡国国王之难的由来：“当初这乌鸡国王好善斋僧，佛差我来度他归

西，早证金身罗汉。因是不可原身相见，变做一种凡僧，问他化些斋供。被吾几句言语相难，他不识我是好人，把我一条绳捆了，送在那御水河中，浸了我三日三夜。多亏六甲金身救我西归，奏于如来。如来将此怪令到此处推他下井，浸他三年，以报吾三日水灾之恨。”

再如八百里狮驼山狮驼洞唐僧等被妖魔捉住，孙悟空无计可施，找到如来时，如来讲述他与大鹏的亲处：“自那混沌分时，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天地再交合，万物尽皆生。万物有走兽飞禽，走兽以麒麟为之长，飞禽以凤凰为之长，那凤凰又得交合之气，育生孔雀、大鹏。孔雀出世之时，最恶，能吃人，四十五里路，把人一口吸之。我在雪山山顶上，修成丈六金身，早被他把我吸下肚去。我欲从他便门而出，恐污真身，是我剖开他脊背，跨上灵山。欲伤他命，当被诸佛劝解，伤孔雀如伤我母。故此留他在灵山会上，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大鹏与他是一母所生，故此有些亲处。”故事一开始，颇有些天地起源、创世纪的意味，只是后来的叙述很快便淹没在作者诙谐的笔墨中，带上了浓重的嘲弄和调侃色彩，这个小插曲可以说集中代表了整部作品的笔法风格。

另外，一些妖精常幻化为凡人，编造故事以迷惑唐僧，从而接近取经队伍，伺机下手。如黄袍怪到宝象国认亲，编出一套故事来掩人耳目，诬陷唐僧，蒙蔽了满朝的文武大臣和皇宫之人；银角大王变成受伤的道士，顺口扯谎解释受伤缘由和自己的身份；红孩儿装成落难孩童吊在唐僧要经过的路边树上，待其来问时，捏造故事讲述其落难缘由经过；金鼻白毛老鼠精为接近唐僧，变作遇难被缚的女子，编造家世和遇难过程，等等。

这些故事中的故事，一方面是为情节发展需要而设置，比如妖精编造故事骗人主要是为了推动情节，使之显得合情合理，另一方面，于叙事主线外，横生枝节，弥补了单线叙事模式的缺陷，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含量，增添了某种故事外的意义，如上述所引文殊菩萨对该难来龙去脉的解说，除了使刚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合理的缘起之外，还给我们传递出一些关于神佛的信息，如他们视一己之利益高于一切、毫无包容之心的狭隘利己主义等。

总之，在乍看去“程式化”的群妖众魔的形象塑造中，由于作者匠心独运的大手笔，积极采用多种叙事谋略，从而使《西游记》中妖魔有了个性化的性格特征，即“人各一面”，也给整部著作赋予了“游戏”、“诙谐”之外更为珍贵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 [1] 史铁良，邓绍基·明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 [2] 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中州书社，1983。
- [3] 杨义·杨义文存第一卷，中国叙事学[M]·人民出版社，2004。
- [4] 吴承恩·西游记[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 [5] 朱供罗·论《西游记》的圆形叙事模式[J]·云梦学刊，2007(7)。